

九指文君

文：孫以蘆

圖：羅容格

青₂年₂樵₂夫₂林₂敏₂生₂是₂個₂樸₂實₂淳₂厚₂的₂人₂，某₂天₂，林₂敏₂生₂坐₂在₂樹₂蔭₂下₂休₂息₂，遙₂見₂一₂夥₂人₂輪₂流₂替₂換₂著₂扛₂著₂一₂個₂大₂麻₂袋₂，沿₂著₂一₂條₂荒₂草₂沒₂膝₂的₂小₂徑₂往₂深₂山₂裡₂跑₂。林₂敏₂生₂好₂奇₂心₂頓₂起₂，就₂遠₂遠₂地₂跟₂踪₂而₂行₂，看₂個₂究

竟₂。

越₂過₂一₂座₂峻₂嶺₂，跨₂過₂一₂條₂小₂溪₂，山₂麓₂下₂有₂棵₂三₂人₂合₂抱₂的₂大₂榕₂樹₂。為₂首₂一₂人₂朝₂樹₂幹₂用₂力₂一₂推₂，樹₂幹₂上₂竟₂出₂現₂一₂扇₂小₂門₂。那₂夥₂人₂抬₂起₂麻₂袋₂魚₂貫₂入₂內₂。約₂半₂個₂時₂辰₂，又₂陸₂續₂從₂樹₂幹₂內₂走₂

樵夫發現一夥人從巨樹中進出



出，推上門，循原路下山。待那夥人走遠，林敏生也走到榕樹旁，用手推推樹幹，門果然開了，側身而進，發現下面有條地道。拾階而下，聽見前面有呻吟之聲。林敏生取出火摺子，點著火一照，地道很寬敞，還擺有幾張破舊的桌椅。椅子上分別綁著三個人，兩個男的，一個女的，口內還塞著破布。林敏生上前替他們鬆了綁，一盤問，才知道她們都是匪徒綁架來的肉票。顯然，剛才下山的那夥人全是強盜。

林敏生將他們帶下山放了，叫他們各自回家。二名男士千恩萬謝的走了，那名姑娘卻哭泣難止，舉足不前。

「你不認識路？你說住在哪，我送你回去好了。」林敏生同情地問。

姑娘邊哭邊敘述身世道：「自己姓袁名惠英，父親是前任漳州知府。自幼許配予本地富紳廖俊圖之子廖雲為妻。數年前父親因故罷官，家道中落。去年父母雙雙亡故，廖家嫌她

家貧乃有意退婚，她哥哥袁天予不答應，並準備與訟，廖家才答應迎娶。不料花轎行至中途被劫，綁匪砍去她一根指頭為信，傳話給廖家，廖家以花轎未進門，不能算廖家的人為辭，拒付贖金。又傳話給袁家，袁家又不肯起。是以成了娘婆二家都不要的人。林敏生聽了也感為難，就說：「那你暫住到我家住幾天再說吧！我替你跑一趟疏通。」

後來林敏生依袁惠英告訴他的地址找到廖家。廖俊圖說：「她身陷匪窟，清白難保。我的兒子現在官拜九品巡檢，豈能娶殘花敗柳？另有缺指殘疾的女兒人為妻。叫他另嫁他人好了。」

林敏生又找到袁天予。袁是個落魄的秀才，親自跟林來探望妹妹，並勸她道：「你如果能證明仍是清白之身，我一定到縣裏去告廖家，替你討回公道。你跟我去。」

惠英道：「算了，縱使官司打贏了，也不光采。他嫌我們



袁惠英決定下嫁樵夫報恩

窮，我也沒把九品巡檢看在眼裏。我不回去。」

袁秀才無奈，只得獨自返家。妻子詢知事態始末道：「大概妹妹感激那姓林的樵夫相救之恩，有以身相許之意，如果真這樣，就成全他們吧。」袁秀才再度來到林家，徵詢二人的意見。林敏生推辭道：「你們是官室之家，恐怕門戶不相當。」袁秀才道：「我妹妹已同意了，我還計較什麼門戶高低？」於是二人締結連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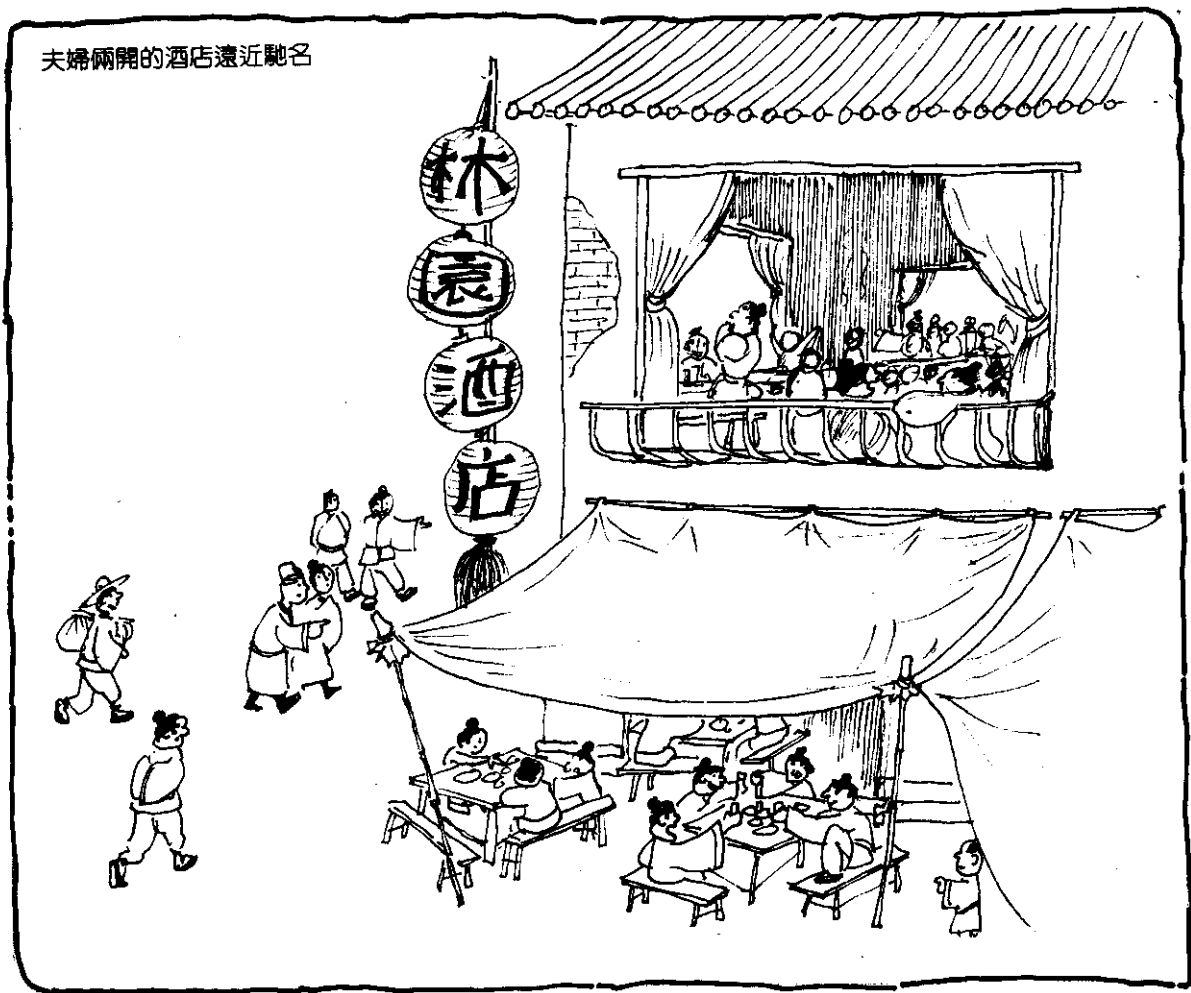
結婚當天，意外的收到兩筆豐厚的賀禮。原來是被林敏生救出的被害人送來謝禮。婚後惠英決定用這筆錢在縣開座酒樓。

知府家的大小姐，結婚途中被綁架，逃出匪窟又遭婆家退婚，此事本身就具有傳奇性，兼之這位大小姐竟捨身下嫁樵夫，今又效法卓文君，親自當爐賣酒，新開性更高。所以林園酒樓一開張，遠近賓客均連袂前來光顧。惠英請來他父親當官時的私人廚師掌灶，賣的全是上等好酒，生意更好了。高朋滿座，勝友如雲，財源滾滾，利市大發。她也贏得了個綽號——「九指文君」。

林敏生婚後約一年，惠英生下頭胎兒子，滿月之日大宴賓客，自縣官以下全縣官紳均來致賀，車馬填巷，盛況空前。酬酢之際，惠英忽把丈夫叫到僻靜處低聲道：「當年綁架我的那夥土匪，已混進城來了！」

「我就這就去調遣兵丁捉拿他們。」林敏生緊張的說。

夫婦倆開的酒店遠近馳名



「不行，全縣官紳俱在這作客，動起手來豈不驚動貴賓？不可魯莽。」惠英說：「你不用慌忙。可照我的主意行事。」附耳囑咐一番，敏生點頭稱善而去。

原來惠英招待賓客時，曾抽空至酒樓巡視，發現那夥強盜化了裝住進酒樓。她一面通知丈夫預作準備；一面

交待幾個警的夥計如此如此。當晚，夥計拿最烈的酒請強盜們喝。強盜計劃當夜作案，大事打劫，互相告誡不要喝得過多。但是半夜巡風的匪徒發出信號，要大夥採取行動時，匪徒卻醉得東倒西歪，由林敏生率領埋伏在附近的兵丁一聲令下，沒經過什麼激烈格鬥，匪徒們俱被擒獲。